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18-04-05 00:05

昨夜睡眼惺忪看博尔赫斯谈话录,坐在副驾驶座上,开车的哥已经很累了,可以看见一条条刷着白条的路向我们奔跑过来。夜很静,如果 它扼住我的咽喉,也不会有人尖叫。

我拿钥匙开门,楼上是睡熟的父母,洗完澡上楼睡觉,好像只是出去了一天。鸡叫,一遍遍在远方如浪潮般涌来,偶尔一两只猫咪在叫。早上天气很好,凉风习习。奶奶靠着墙正在开门,我喊她,她很开心。一步步倚着门出来,跟我说话。眼睛不大看得清了。老人家唠叨,去年还能干活,今年怎么就不太能走动呢? 奶奶在狭小的小屋里呆着,偶尔去一次市场,哪儿都不大去。小屋是靠着楼房建的,以前是一条巷子,有一口夏天很清凉的井。井填了,小屋用粗糙的水泥建成,盖上铁屋顶,像一个罐子。

昨晚博尔赫斯的回答镜像重现。双目失明的诗人谈自己和渺茫的时空。我读奶奶的话,心中总是扬起熟悉的恐惧。奶奶开始切姜,很笃定,她总是对手头的事情很有把握,我常看她硬硬的指甲。中午吃完饭去看她,她在收衣服,在小巷子改建的屋子里蹒跚。

邻居姑姑病了。妈妈带我去看她。邻居的客厅采光很好,对着太阳,对着韩江,她坐在软沙发上,穿着一件粉红睡衣,和一个阿姨聊天。 喜悦如同小时候看胡图图的周末。她丈夫正在收早餐的残渣,很快就下楼了。邻居姑姑精神很好,跟我们讲手术过程,和以前讲旅行一样。 阿姨以前生过重病,有时跟她说话我会感性得想哭,她真诚而温暖。中午散步去看邻居姑姑,她已经睡着了。我只看到她的大床。

睡了酣畅的午觉,和妈去市场。明天清明,摆出了各式糕点,和新鲜的春笋,莹白可爱。凉风习习。午后走在巷子里,童年那个我渐渐长高了,遇见留在角落的碎片。路上很静,没有什么人突然走出来。

我在厨房里处理小章鱼。那么多小小的生命,瞪着眼睛看我。它们前一秒还在泥土中玩耍,在水草中觅食,然后被一张大网网住,挣扎不出去。眼中可能还留着大海的样子。

朋友推荐一首歌。男低音,讲岁月和理想。我很久没有记歌词,没有好好品味一首歌。以前常唱歌,洗澡洗碗,开心难过,林林总总听了 很多街头巷尾的歌。因为幻想的感觉很好玩。

很快,月亮又变成昨晚那样的白,挂在窗户里。一日这样结束。